

我之所以选择阿占和艾玛来谈“青岛印记”的时代与文化特征,一是她们二人最近创作力旺盛,都在国内重要文学刊物发表了重量级的小说作品,引起文坛的密切关注;二是她们的近期作品多以青岛书写为主,为文学怎样呈现青岛提供了艺术经验;三是她们的创作对青岛文学乃至中国当代小说创作具有特别的文学意义。她们二人一位是青岛“土著”,一位属于青岛新移民,她们曾经供职于不同单位,却都因文学创作而声名鹊起。她们作品中都写到了青岛的海、青岛的山,写到了国棉五厂、啤酒蛤蜊,写到了青岛人独特的生活方式,值得我们以此为出发点重新思考“青岛印记”的命题。

“青岛印记”是一个非常意味的重要题目,是值得我们下功夫去研究的课题。我的粗浅理解是,所谓“青岛印记”就是在文学艺术创作中突出青岛的形象特征,突出青岛地方特色和美学风范,突出青岛作为传播学意义上的文化符号的创作特征,使青岛作为艺术形象在文学创作中获得充分的艺术表现,使青岛的城市形象在文化传播过程中获得更大的影响力。

文学创作中的城市形象,已经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获得了比较丰富的艺术呈现,如传统北京、摩登上海、市民武汉、大唐西安、文人苏州、休闲杭州、冰城哈尔滨等等,它们大多在文学作品里获得了自己的符号特征,在文学名著的艺术世界中,作为文学符号的青岛,还无法与上述城市景观相提并论。因此,提出“青岛印记”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期望通过文学作品创造出体现青岛特色的青岛城市形象,让青岛真正融入文学形象世界之中。

“青岛印记”首先要求作家对话意识的确立。所谓对话,有三方面的特征,一是指青岛印记应有自己独特的审美形态、表现手段,有青岛自己的个性;二是指书写青岛的文学作品能够在国内文坛有自己的形象,自己的声音,有更多更优秀的作品发表在国内重要文学刊物,被评论界、文学界所关注;三是以青岛印记或者说青岛艺术方式向世人展现青岛,呈现中国文学的审美风范。

我觉得,在这方面阿占和艾玛都为我们提供诸多的思考。

艾玛的长篇小说《观相山》、阿占的《制琴记》《墨池记》等,都是典型的“青岛印记”作品,向世人表达了青岛的文学存在,向人们证实了,青岛不仅仅有啤酒,有蛤蜊,有大海,有蛇草水,有众多的青岛名牌,更有富有青岛性格的“青岛人”。当然,还有文学,还有文学中不断写到的前海、后海、国棉五厂、化工厂,城市中那些上上下下的街道、楼房以及那些远去的大师的背影,她们向读者呈现了一个崭新的青岛形象。艾玛和阿占作品中都写到了啤酒,啤酒作为城市符号如何融入青岛书写之中,她们各自有不同的方式,写出了相同的啤酒与不同的市民生活。阿占的《人间流水》写青岛散啤,那些从工厂生产线发酵乳装入啤酒桶,运到销售终端的带着泡沫的液体,那些丰盈细腻的液体,是享受者的白日梦,也是孤独者酒鬼喜子、艺术家、小五哥的全部生活和精神。我觉得,能把青岛散啤写到这样的地步,能将啤酒与人生的真实写到这个境界,只有阿占。

多年来,阿占一直生活在青岛,在思考青岛,写作青岛,以青岛为家,也以青岛为书写对象。在这个过程中,阿占一直在与青岛对话之中,在内心深处与青岛进行私聊。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阿占内心存在一个巨大的漫无边际的孤独,这种孤独尤其在她最近的一些作品中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这种孤独是她对这座城市难以言尽的爱,是她记录城市与个人生活的笔墨所在,《制琴记》《墨池记》中的那些篇什,表现得已经比较集中。无论王小鱼、满载、甘草还是谷子,他们可以被视为青岛这座城市的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们是青岛小哥或青岛大嫂。

突出城市形象中的个性特征,是“青岛印记”需要努力的重要方向。所谓城市个性,也是如何通过城市形象的书写深层次地表达我们的内心世界。艾玛的《观相山》是青岛文学的一次突破。有关这部小说的意义的理解与接受,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我认为,优秀的文学作品,任何时候阅读都会散发出她的光辉。《观相山》写百姓的社会生活,写酸甜苦辣,写纷纭复杂的社会、家庭、同事同学、街坊邻里的各种矛盾。《观相山》写出了人间的温情与苦情。温情令人感动,苦情让人无奈。看似平淡的叙事中隐含着巨大的海浪,在几乎躺平的内心世界蕴藏着难以言说的痛苦。小说中的人物并不多,但错综复杂,范松波是学校的数学教师,妻子邵瑾是社科院《半岛社科论坛》副主编,他们身边也都是普通的青岛市民。他们不一定是“青岛人”的典型代表,但却以自己的性格与生活方式呈现了青岛城市的某些方面。这些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生活及其性格,让读者都不忍心打扰他们的生活节奏,不忍心看他们演绎的一曲曲平常而令人心痛的故事。这样接地气、贴近生活的叙事,让人读到了不一样的青岛,与作品人物共同感受着“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探求富有美学精神和青岛特色的艺术表达方式是“青岛印记”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青岛印记”应有怎样的艺术方式,这是作家创作的事情。阿占是编辑、画家出身,她又以画家的笔法进入文学写作,特别注重人物的速写与精心的塑造。艾玛是与法律相关的专业,她似乎特别注重故事的逻辑性以及深入人心的分析。同样写人物,她们表现出各自不同的风格特征,笔法不一。阿占的线条特别漂亮,艾玛的细节真的动人。阿占往往把人物放在风云游荡的时代或历史的变化中进行表现,而艾玛则善于通过日常生活的叙事展示人物的情感,特别是人物微妙之处。她们以不同的艺术手段创造着属于这座城市的文学,以城市故事的书写给予读者深层次认识青岛的可能性。

从阿占和艾玛的作品中,“青岛印记”完美阐释了时代与文化在青岛这座城市的艺术表现。

作者简介:周海波,青岛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导;青岛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名誉主席



「青岛印记」的时代与文化特征

以阿占、艾玛的近作为例

周海波

青岛印记：作为一种审美建构

温奉桥

《文艺评论》征稿邮箱:
zaobaofukan@126.com
请在标题中注明“《文艺评论》投稿”。(2000字+短视频评论)



扫码关注
『文化青岛』

“青岛印记”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开放性概念,既是一个历史的概念,更是一个当下性的自觉审美建构,承载着青岛地域文化的独特意义。

自1917年青岛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小说燕齐倦游客的《桃源梦》开始,“青岛印记”就成为本土文学创作的一个显著特色。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光谱上,一大批文学经典都留下了深浅不同、浓淡各异的青岛印记。

同时,青岛印记又是一个时代性概念,在不同时代具有不同内涵,对于20世纪30年代文学创作而言,如老舍的《骆驼祥子》《月牙儿》、沈从文的《三三》《边城》等,青岛印记主要表现为某种客居者的“青岛体验”,到了60年代姜树茂的《渔岛怒潮》,青岛印记则带来更多的时代性和意识形态色彩。

当然,“青岛印记”最本质的内涵是海洋文化。海洋,不仅仅是一种自然存在,更重要的是一种文明和文化形态,甚至是一种世界观,这是青岛印记的深层动因。因此,青岛印记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地方性写作,而是一种自觉的审美行为。

海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形象较为模糊,对海洋的描写多采取遥望性、想象性视角,缺乏情感性投射,基本没有摆脱“海客谈瀛洲”的虚妄,恰如作家张炜所言:“漫长的海岸线并没有抵消浓重的‘土性格’,正统文化中的某种自我认定,隐蔽和遮盖了海洋的冲动。”

新世纪以来,青岛印记文学创作迎来了一个自觉的全面发展的时代,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儿童文学等全面开花,尤凤伟、杨志军、郑建华、高建刚、刘涛、阿占、艾玛、方如、连谏、余耕、于钦夫的小说,许晨、李旭、铁流的报告文学,于潇滢、刘耀辉、张吉宙的儿童文学,刘宜庆、盛文强的散文等,都产生了广泛影响,立体性地呈现了青岛的历史、文化、精神图景。仅就小说而言,杨志军的《潮退无声》《无岸的海》《最后的农民工》《海上摇滚》《风中蓝调》,高建刚的《太平角》《陀螺大师》,刘涛的《最后的细致》《跳飞燕儿》《恐慌》,余耕的《金枝玉叶》,方如的《背叛》,于潇滢的《鲸鱼是楼下的海》《海上漂来你的信》,米荆玉的《海怪》,于钦夫的《回家》等,合力重塑了青岛印记文学形象,把青岛印记文学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精神高度。

当然,在不同的作家那儿,青岛印记内涵和表现形态各不相同。例如,青岛印记在尤凤伟那儿内化为某种精神底色,体现为某种先锋性、探索性,在杨志军《最后的农民工》中,则表现为“弄潮儿”文学形象的现代意识,在高建刚《太平角》《陀螺大师》中,“青岛印记”则沉淀为某种浪漫主义美学风格,不一而足。

就当下青岛印记文学创作而言,特别需要一提的是阿占、艾玛、连谏近年的小说创作。

阿占是近年来青岛文学的一个“奇迹”。小说《制琴记》一经发表,立刻引发了文坛的广泛关注,《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纷纷转载,产生了广泛影响。之后,《人间流水》《满载的故事》《不辞而别》《石斑》《墨池记》等喷涌而出,《人间流水》更是被《新华文摘》封面推荐,简约的艺术形式和某种抽象性的完美共契,构成了阿占小说的魅力所在。最新中篇小说《后海》(《中国作家》2023年第3期),以冯氏家族命运的变迁,整体性地呈现了青岛百年城市变迁史,标志着阿占的青岛书写由当下转向了历史,由“传奇”转向了庄严的正史叙事,视野更为开阔,格局更加宏大。阿占长期生活在青岛老城,二十多年的记者生涯,使她有机会走进了生活的深处,因此,她的小说不但写出了这座城市的人间烟火,更写出了这座城市活的灵魂,在一定程度上升华了青岛印记的书写方式和文化内涵。

艾玛是70后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作家,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此前,她的小说大多围绕“涞水镇”展开,如《浮生记》《一只叫得顺的狗》等。艾玛最近几年的创作,特别是《岛》《芥子客栈》《看不见的旅程》等,青岛印记得到了进一步呈现。特别是最新长篇小说《观相山》(《收获》2023年第2期),艾玛重回日常,更为冷静地凝视和书写当下生命状态、精神生态,从自然景观到日常风俗充满更为强烈、鲜明的青岛印记,更重要的是,这种青岛印记不是外加的、涂抹上去的一层色彩,而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品质。《观相山》标志着艾玛小说跃上了一个新的思想和艺术的高度,是迄今为止艾玛最重要的作品。

不必讳言,是电视剧《门第》让连谏走进了千家万户,连谏的小说多写普通人的日常烟火,尤其擅写都市男女的细碎情感,毛茸茸、热烘烘,带有生活的丰腴质感和体温,好看,耐读。然而,连谏显然越来越不满足于“婚恋作家”的标签,开启了一个艺术自我突围过程。连谏近年的小说,向某种历史感和抽象性转变,特别是长篇小说《你好,1978》《小徒的人》,极大地突破了“婚恋”小说的拘囿,自觉思考和回应时代课题,采取一种历史性的远景观照,将城市变迁与人物命运、时代脉搏相勾连,大跨度地呈现了青岛历史文化景观,表现出了某种超越性审美旨趣,并努力建构一种新的小说叙述方式。

在阿占、艾玛、连谏笔下,青岛印记不再是作为一种景观或某种装置性存在,而是自觉地从美学层面的展开书写,开始转化为一种本体性审美存在,呈现一个更内在、更本质的城市形象。从一种文化和审美角度,重构了青岛城市的文化新形象,青岛印记逐渐沉淀为了一种美学风格,转化成一种文化和审美形象。

但是,也必须清醒看到,如何在更深更本质层面上构建青岛印记,讲好青岛故事,还需要更长时间的积淀和探索,仍然是青岛作家面临的时代课题。

作者简介:温奉桥,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导,山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青岛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